

原创长篇
小说

朱晓翔·著

步步惊心

Bubu Jingxin

险象环生的追杀、波诡云谲的设局、
慎密细致的推理、意想不到的结局……

《步步惊心》是朱晓翔继《步步惊心》之后，又一部力作。本书以清朝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权力和阴谋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现代女性，她穿越时空，来到了清朝，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冒险。本书情节紧凑，引人入胜，是一部不可错过的佳作。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原创长篇
小说

朱晓翔 ● 著

步步惊心

此故事纯属虚构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步步惊心/朱晓翔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80142-919-3

I. 步…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8534 号

步步惊心

著 者: 朱晓翔
责任编辑: 郑治清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电 话: 010-82885151
邮 编: 100083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京北制版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42-919-3/I·421
定 价: 30.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步步惊心

NeiRong

JianJie

内容简介

夜莺娱乐城突暴非法持枪案，副局长费铁峰竟全力压制调查，并强行让主动追查此事的警察林诚退役。无奈之下林诚从火车上飞身逃亡，试图以个人力量彻底调查真相。一夜之间，所有涉案线索被神秘掐断，林诚沦为通缉要犯。他潜入 Z 市，在初恋情人的协助下从天宏集团外围展开调查。抢夺证据、潜伏跟踪，一双无形之手始终纠缠着林诚不放，但谁都没料到一个优秀警察发挥最大潜能时的力量！当跨国公司利用中资机构走私、洗钱的巨大黑幕逐渐明朗化时，躲在幕后的任老断然丢卒保车，设计一个个连环阴谋，抛出一个个替死鬼竭力掩盖真相。与此同时，公安局长老吴正和他的战友将计就计布下了天罗地网……

第一章 火车逃遁

“六点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

林诚斜倚在座位上，闭着眼睛默默计算着时间。如果频频抬腕看表，三五次之后势必引起对面老徐的警觉，他会迅速分析出自己对时间特别感兴趣的原因，加强戒备导致后面的计划落空。别看这家伙一副懒散疲惫的样子，却是市局十处最有经验的押解高手，人称“千手徐”。最经典的事迹是他九四年孤身一人将驷城巨贪曾玉巧从摩洛哥成功诱捕并押送回国，中途坐了几百里火车，转机三次。为避免自己的犯罪行径被牵出，曾玉巧的同伙郁老四先后派出七批杀手，想在途中灭口。在这种危机四伏、步步杀机的恶劣情况下，老徐或虚虚实实巧计脱围，或施展身手力拒群凶，硬是孤身一人将人犯安全押回。其惊心动魄的押解过程至今被有关方面列入机密档案，只在特种培训九六版教科书中偶有提及。近几年老徐一直在境外执行各种重要的秘密任务，可能为了押解自己才被召回——显示出副局长费铁峰对这件事的高度重视。

想到这里，林诚嘴角露出一丝不为人觉察的笑容：围棋界有种说法，长考出臭棋。有时看得太重，太在乎得失，失去平常心，反而容易忽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抓捕缉拿、监视押解是老徐的强项，别说驷城公安十处，就是J省整个公安系统也很少有人能超过他，一直在境外奔走的老徐，国际线路烂熟于心，飞机、火车时刻变动表了如指掌。可这几年国内交通井喷式发展，每年出版的中国交通图都比上年有很大的变化。拿铁路来说，为适应经济发展和运输需求，开通新线、火车提速、增加班次等措施综合运用，线路、运次、时刻变动得连老铁路都反应不过来。



这些信息资料是十处高手们必须掌握的，但老徐知之甚少。他昨天奉命从欧洲赶回驷城，今天早上才接到具体任务，动身出发前匆匆找了本全国火车时刻大全补课。林诚注意到那是去年出版的，立刻在极仓促的情况下给自己制定出一套逃遁方案。

干他们这一行，最注重的是细节，任何一点破绽和疏忽都可能导致行动失败甚至致命后果。特种培训时教官们反复强调行动计划的缜密性和完整性，一定要想到常人考虑不到的问题和惯性思维之外的死角。如果费铁峰也接受过这些教育，就不会犯这种方向性错误。如果林诚想中途脱逃，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利用两辆火车错车的机会，而要阻止他就应该选择熟悉这段线路的警员，在每个容易发生状况的时间点加强戒备。让老徐来押解，是大锤打蚊子——用错了力。林诚判断这是费铁峰的主观想法，用最优秀的警察将他顺利押解到核电站。这家伙不懂业务却刚愎自用，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何况下属们根本不知他心里打的如意算盘，当然他也不会流露要将林诚逼至绝境的想法。

林诚不无好笑地想，也许费铁峰没看过美国影片《第一滴血》，虽然他分管十处工作颇有时日，对统驭的这些貌似文质彬彬的部下的身手却缺乏感性认识，他们身上蕴含的技能不仅仅是女同事忘掉钥匙时轻而易举打开办公室，也不是偶尔开几次空手脱手铐的玩笑，几乎每个人档案上都有一长串含混而模糊的记录，只有业内真正的专家才能从中嗅出杀机。

其实他们是一群危险而可怕的人，当成为敌人的时候。

市局十处是个独立而神秘的部门，关于它的职能和管理范畴的表述，一向含糊和笼统，它好象什么都不管，又好象什么都能管，公安局机关大院里，十处这一层楼的防盗门常年关着，无论谁进入都得电话预约，包括常务副局长费铁峰。十处也是唯一不需要参加述职、汇报工作情况和写工作计划的部门，但经常通宵达旦的灯光又明确告诉大家他们有多繁忙。

铁轨发出有节奏的“咣咣”声，两边的树木、房屋、田野在窗边

急掠而过。外面越来越暗，天空灰蒙蒙的，乌云压得很低。傍晚时分便起的风愈刮愈烈，呼啸声隔着封闭的厚玻璃隐约可闻，今晚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夜晚。

若在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健身房练得热火朝天、汗如雨下，有时说不定还会挥起乒乓球拍打上几局，以晚餐或宵夜作赌注进行一场皆大欢喜的比赛。

“那种轻松惬意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就算侥幸从老徐手中逃脱，也将踏上漫漫前途莫测之路……六点五十八……五十九……还有四分钟。”林诚继续心算时间，他有信心将误差控制在三秒之内。

偷眼瞄了下对面，老徐仿佛睡得很沉，身体半天没挪动，鼻子发出轻微的鼾声。这是一种似睡非睡的浅睡眠状态，十处同事们执行任务期间休息时通常如此，其实自己一举一动都在老徐监视之中，只要稍有异常，他便会凶猛地扑过来，同时启动警报系统。不能怪他，这是任务。

干这一行就是这个规矩，只认任务不认人。

“七点零二分，还有五十七秒。”他提醒自己。

林诚站起身，坦然地拍拍老徐道：“上个厕所。”说着径自走向十多步远的洗手间，途中顺手摸摸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的脸蛋，小女孩稚声说：“叔叔好。”林诚乘机朝小女孩手腕上的表瞄了一眼，不错，只比预计的慢了一秒。虽然背后车厢上方就有挂钟，他不敢回头，因为他的每个动作都必须合乎情理，否则容易引起老徐的疑心。

老徐睁眼看看外面一望无垠的平原，再看一下正往洗手间走的林诚，继续眯上眼睛。这是林诚上车后第二次上洗手间，很正常。确实，一切没什么好担心的。十处人员到新单位工作按规矩应该有人陪同，那只是例行公事，一般只让机关办事员去履行一下程序就行了。林诚在工作中没有犯任何错误，到核电站工作属于正常退役，待遇上还提升了半级，按说押解途中不可能出意外。况且从驷城到R城一路上都是平原地区，没有藏身之处，就算林诚偷空跳出列车也逃不出监视范围，凭自己的身手再调集附近公安武警，两个时辰内就可以毫无



悬念抓住他。

洗手间没人。林诚在座位上已注意到这一点，如果有人的话就要提前半分钟行动，运用技巧开锁并击昏里面的人。行动必须精确到秒，否则瞒不过精明过人的“千手徐”。

林诚坦然踱进洗手间，有意不上锁将门虚掩上。这一点很重要，十多步远的老徐如果听到锁门声会产生警觉跑到门口监视。

看看表，七点零三分。还有四十多秒，旁边轨道将有一辆列车迎面高速飞驰而来！

那是一趟新开的直通列车，目前处于试运行阶段，一天只有两个班次，老徐不可能知道。因此无法将林诚上厕所的举动与逃亡联系起来。

两车交错有十二秒钟，这就是林诚计划逃遁的时间！

一分钟，是男人上厕所需要的正常时间。超过这个心理预测时限，老徐会在五秒钟内从座位冲入洗手间，所以林诚要在宝贵的一分钟内做好跳车准备。

八秒，是林诚从这列火车跳下再跃上对面火车的时间。林诚曾经在时速达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的汽车上跳下过，但从未在执行任务中跳过火车，只听过教官讲解跳火车的技术要领和规范动作并做过模拟练习。

林诚卸下手表和手机放到门后地上。表中嵌有GPS卫星定位系统，专门为此服务的地面“差分”站使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地区卫星定位精度达到一至三公尺的惊人水平，带它逃跑只会让费铁峰挂着笑容坐在办公室看现场直播，弱智儿童才会那样做。手机自然早被列入监控网，手机信号追踪系统会在通话一分钟内精确锁定具体位置，留在身边只有坏事。林诚拿出随身携带的多功能小刀，这是办理交接搜身时允许他留下的唯一武器。他轻轻将窗户玻璃划出四条缝，并不急于破开，因为骤然吹入的风会将虚掩的门扑上，闹出动静将前功尽弃。

“呜——”两列即将相遇的火车远远地鸣笛致意。

动作要快，老徐听到鸣笛后两秒内就会反应过来，加上从冲入洗手间到举枪射击约需七秒一共十秒，这样他可以争取到二至三秒的空隙，



等老徐的手枪伸到窗口时会发现人已经翻到火车另一侧而无法射击。

“呼！”林诚击开玻璃，双手搭住窗沿缩身从窗户跳下去，巨大的惯性和两车间强烈的气浪使他在地上连翻两个筋斗。翻滚中迅速调整好姿势，一个鱼跃轻盈地攀上对面火车最后一节车厢的把手。

正好八秒。

老徐却比林诚估计的快了两秒。

事实上老徐一听到鸣笛声就反应过来，从座位上弹起冲入洗手间，同时拔出手枪打开保险，至窗口举枪瞄准整个过程只用了六秒。

林诚从火车回望时正看到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自己的眉心，这表明在他飞上火车时枪口已经瞄准到他的后脑勺。刹那间林诚全身血液凝固，头脑中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千手徐”果然厉害，我还是没跑掉！

这是任何一个经过特种训练的人可以控制的、能击中任何移动中物体的距离，何况老徐有两秒钟的校正时间，对经验丰富的十处老警察来说，有这种充分准备的射击时机简直太奢侈了。

两人对视了一秒钟。

老徐不会对自己开枪！林诚一瞬间作出判断，身体做个侧翻闪到火车另侧，两秒钟后才听到子弹击中车身的声音。这一枪是写报告用的，显示老徐的确追踪并开枪试图将他击毙。

老徐看着飞速远去的列车，露出一丝神秘的笑容，看看冒着轻烟的枪口，又看看门口瞠目结舌的乘警，掏出警官证亮了一下，然后拿出手机拨了个号：“报告，林诚逃跑了。”



第二章 持枪报告

步步惊心

006

原创长篇小说

事情的起因是一起持枪报告。那时林诚已从南方特别行动队调到驷城公安局十处任信息科副科长，负责信息甄别和上报工作。历经那么多生死一线、惊心动魄的日子，突然过上朝九晚五、舒服安定的机关生活，真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怀着感激和幸福的心情，他工作更加专注卖力。若不是一件意外事件，林诚说不定会在驷城结婚、生子、退休，平淡到老。

四个月前，林诚汇集信息时注意到派出所送来的一份简短报告，看了后觉得事情不同寻常。

荣达派出所在市中心夜莺娱乐城突击检查时，发现有个客人神情异常，干警跟至他所在的包厢要求里面人提供证件。暗淡的灯光底下坐着五六个人，见有干警闯进来显得惊愕而慌乱，为首的中年人站出来拿出警官证晃了晃，说在执行秘密任务，让干警出去。干警伸手去接想看清证件内容，那人又掏出把手枪掂了两下，说十处的，有这个你还不信？当时干警被他蒙住了，连说“误会”退了出去。过后越想越觉得事有蹊跷，驷城公安局十处只有十多人，平时因工作需要经常到各个派出所联系，有时也组织些集体行动，彼此之间大抵面熟，中年人却是完全陌生的面孔。于是专门递送报告，一是隐晦地指责十处人员不应该在娱乐场所做出格行为；二是核对那一天是否有类似行动、类似人出现在夜莺娱乐城。

近年来社会上假冒警察坑蒙拐骗的案件很多，本不足为奇，让林诚引起警觉的是，报告中所描述手枪的外形和大小正是警界刚刚研发推广的新式武器，这种手枪功能齐全、杀伤力强，目前先由十处工作人员配备试用。证件可以仿制，手枪没法作假。换言之，这种手枪





已经成为一种象征，看到枪就知是十处的人。从报告中详尽的描述看，那名干警不可能看错。林诚到行动科查询，答复是那一天十处在驷城没有任何行动，而且按规定非执行公务时间警察不可以随意在公共场合亮出武器。再到装备科查询，答复是几年来十处从未有过武器枪支失窃记录，更何况是这种新式手枪。

林诚将此事编为 1A 级事件专门列报告上报，建议对此事专案调查。

机关工作平淡似水，时间一晃又过去了一个月。月初林诚编写上月工作报告时想起了这件事，按内部操作程序 1A 级事件应该有书面回复，说明事件查证和处理情况以便信息科销案存档。到秘书科问，老处女郑秘书用平淡得腻味的声调说不知道此事。林诚想想不能含糊，只好硬着头皮找分管副局长费铁峰。

市局一把手吴局兼任特警大队队长，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在局里难得露面几回，日常工作主要由第一副局长费铁峰负责。费铁峰是局里为数不多的文职官员，没什么本事，全靠有权有势的老爸在后面撑着。由于不熟悉业务和本身性格沉闷，在局里人缘不好，没有特殊的事，中层干部一般不愿意主动找他，更何况是十处这种垂直管理、保密性强的部门。

听到林诚查询此事，费铁峰在桌边案卷中翻找了一番，将报告从中间抽出来，漫不经心道：“我倒忘了，回头让人调查一下给你答复。”

回到办公室，林诚越想越想觉得奇怪，同一批送上去的报告，唯独漏了这份最重要的，而且独独埋在众多日常行政文件中。更让他奇怪的是当费铁峰听到此事时眼中瞬间闪过的慌乱，尽管用查找档案掩饰，怎躲得过林诚的眼睛。

大约过了十多天，持枪报告和回复经秘书科送过来，回复写得简明扼要，只有四个字：查无此事。调查部门和调查责任人栏目均是空白，只有签发人栏签有费铁峰的名字。

正常情况下，回复材料应由调查部门和调查责任人说明具体情况，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如果局领导认为此事已内部掌握，不需要调

步步惊心

008

原创长篇小说

查或不属于调查范围，由领导签字即可。很显然，不明人员持专用手枪绝对属于调查范围，那调查科以前有无调查过此类事件呢？

按内部规定十处内部各部门各行其是，不可以以个人身份相互打听、查询任何涉及工作的事。所有内部交流和信息共享一律通过秘书科以书面材料进行。

如果林诚想知道调查科是否真正调查过这件事以及调查的详细情况，只有先写报告到秘书科，秘书科交局长同意后转调查科书面回复。但在费铁峰已签字的情况下走公开途径显然不适当。

幸好林诚与调查科长李亦然有点老交情。三年前他参与侦破一起涉外走私案，由于交易双方频频改变交易地点和时间使得埋伏追踪行动乱了套，林诚和李亦然分属不同地区不同职能行动组，只有他俩凭着机智和顽强始终盯在后面，相互配合和掩护直至交易地点，等双方开始交易时呼来大批武警人员成功地人赃两获。那次行动后两人再也没遇上，直至林诚调到驷城。乍见面两人只是淡淡打个招呼，心有默契地不提那次合作的事。

林诚拨通电话：“李科长在吗？我是林诚。”

“你好，我就是。”

“你回办公室了？难怪打印室小陈找不到你，他要你过去核对一份报告。”说完就放下电话。

李亦然应该知道怎么做。十处每个科室和内部电话都列入例行监控范围，行事、交谈要格外小心。唯独打印室经常有绝密材料和汇报，出于安全方面考虑没有装摄像头，成为十处的净土，大家只有在打印室才能放松下来开开玩笑，说些悄悄话。

从打印室回来，林诚坐在办公桌前心神不定，刚才李亦然爽快地答应到科里查点一下。不知自己想从李亦然那儿获得什么答案，知道答案后能做什么，只有费铁峰慌乱的眼神在脑海中反复出现。

电话铃响了。是李亦然的。

“查无记录。”



林诚心里一寒：调查科果然没有接手调查过！这倒透着几分古怪了，费铁峰为什么在没有调查、没有依据的情况下贸然回复？这种专用手枪怎么会出现在系统以外的人手中？从事保密工作与生俱来的敏感和执著使他控制不住追寻真相的冲动，决意刨根问底找到答案。

很显然，在十处内部是查不下去了，秘书科那几张公事公办的脸不会给自己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弄不好还将事情无故搞大，毕竟信息科没有追查案件的资格和权力。

根据公安局报告上提供的电话号码，他直接打到荣达派出所。

“你好，我是市公安局，请问你们所长在吗？”

“对不起，钱所长被停职了。”

“为什么？”

“上个月派出所被人蓄意纵火，近期档案、材料和罪证都被烧掉，还有一名警员被人袭击致死，钱所长负领导责任被停职检查。”

“喔，我能和两个月前检查夜莺娱乐城时发现有人持枪的警员通话吗？”

接电话那名警员看来不知道所指何人，放下电话与其他人说了几句才回答道：“对不起，刚才所说被袭击致死的就是那名警员。”

纵火案与持枪事件有何联系？如果真如费铁峰所说查无此事，为何荣达派出所出现如此巧合的事，连经办警员都被灭口？

看来简单的持枪事件背后并不简单。

林诚怅然放下电话，心里沉甸甸的，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自己。



第三章 街头追杀

晚上睡觉时林诚反复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个巧合！持枪案是一起普通的假冒案，没有必要大惊小怪。调查科没有介入只是操作环节上的差错，也许其他部门以前追查到这条线索时汇报过，有什么理由怀疑到费铁峰头上？能做到公安局首脑级人物，其身份、身世、社会关系、组织背景不知被调查过多少次，而且费铁峰的老家远在千里之外，怎么可能、怎么会与驷城地方上的人混在一起？就算他有将手枪发给系统外的人，说不定出于工作需要，这在以前也有先例。没有受过特种训练的人不知安全条例，酒后在公共场合亮手枪，顶多算个工作失误没什么大不了。还是安心做你的干部，过过清静的日子吧。

可为什么总有那种堵在心头的不安的感觉？

那天晚上下起了雨，听着“滴滴答答”的雨声，林诚破天荒地很久没能入睡。

第二天林诚被叫到局长室。

费铁峰阴沉着脸道：“你打电话到荣达派出所了？”

“是。”林诚暗自心惊他的消息灵通和反应快捷。

“你是调查科长吗？怎么能私自打电话到外面调查情况？忘了十处内部操作程序？信息科工作职责和范围是什么？”

林诚小心翼翼解释：“我看到报告说荣达派出所被蓄意纵火，有警员被杀，联想到上报持枪事件的也是这一家，才打电话核实。”

“纯属狡辩，纵火案关你屁事，要你打电话核实，你是什么政府要员？作为信息甄别科室，你的责任就是甄别出影响社会安全和军事机密的信息备查，如果事事都怀疑都不放心自己出面核查，还要行动科干什么？安全制约机制还要我重新讲给你听？信息甄别与信息调查

分离原则是十处最基本的制度，擅自调查有多严重的安全风险你知道吗？”

“是，我犯了错误，愿意接受组织处分。”事情上升到原则和制度高度，林诚的确无话可说。

“先停职反省一周，写份思想汇报给我再说。”

林诚被停职，李亦然立刻想起他询问的持枪事件，意识到其中必定大有文章，遂利用职务之便到夜莺娱乐城做了调查，一番周折后知道那名持枪人身份：骊城天宏集团老板章天宏。就在他进一步摸底时，一纸调令将他调至别处任职。不知这调动与他暗中调查有无关系，至少李亦然与林诚暗中通气时都认同这个可能性。

临走时两人谈了很久，李亦然断定这件事与费铁峰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表示到那边去以后有机会碰到吴局会向他反映，同时提醒林诚多加小心。

思想汇报重写了四次才勉强过关，林诚重新上班后没几天就因“工作需要”被借到档案室任副科级管理员，每天负责接受来自十处各个科室的档案资料，分门别类放到档案柜里，偶尔协助别人调阅档案，其他时间便是读报、喝茶、看太阳落山。

面对费铁峰的做法林诚自觉被逼至绝路，自己才二十九岁，一身苦练的本领和技术不能浪费，不能在档案室无所事事地养老。只有证明章天宏与费铁峰有关，至少是故意隐瞒事实压制调查，自己才有出头的机会。

但调查持枪事件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十处的同盟者李亦然被调职，派出所方面的线索也被掐断——他悄悄找那天晚上参与检查的其他三名干警了解情况，他们表示检查和询问都是那名警察一人所为，其他人不清楚包厢内发生了什么，所谓十处人员持枪的情况是那名干警出门时才对他们说的，当时那名干警愤愤不平地说，十处的人怎么了？领导怎么了？他们就能到娱乐场所找小姐胡来，就能随意用手枪吓人？他表示第二天就写报告。其他没有什么更有价值的



东西。

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林诚独自来到夜莺娱乐城。一进门扑面而来的的是滚滚热浪和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如痴如醉的男男女女们旁若无人地摇头扭身躯，做出各种暧昧的动作。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每个人的面目都显得模糊不清。穿过人群，林诚径直来到吧台，冲调酒的侍者说：“你们老板在哪儿？”

“什么？听不清，请大声说！”

“找张老板！”

“老板换了，上个月姓张的就把这里盘出去了。”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大概又跑哪儿去开场子吧，您要点什么？”

林诚摆摆手，往里面 KTV 包厢走去。等到他的背影消失，侍者立刻打开旁边贮酒室拨通电话，压低声音说了几句。

找了个小包厢坐下，见他是单身，一下子进来四五个小姐围住他。以前在南方林诚执行任务常出入声色场所，这种场面见怪不怪，悠悠点起根烟道：“我不是唱歌的，只想问几个问题，顶多五分钟，你们就当在休息室聊天说笑，问完了我就走，这里有两百块钱算陪聊费。”

小姐们反而来了兴趣，催促他赶快问。

“天宏集团的章老板是否常来这儿？你们有谁陪过他？”

几个小姐面面相觑，过会儿才有人说：“我们都是新来的，才做了十几天，没有熟悉的客人。”

“这里原来的小姐呢？”

“不知道啊，换老板后当然要把所有小姐换掉，新人新气象啊。”

林诚悻悻地扔下钱，暗道这两百块花得真冤枉。

走出大门，深深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林诚心中一阵茫然。不知是不是有人暗中操纵，反正娱乐城方面的线索又断了。现在连证明章天宏曾经出入过这里都成为奢望，更不要提追查他持枪的真相。



夜幕下的骊城繁华而喧闹，马路两边形状各异的路灯、霓虹灯、彩灯招牌、喷泉等交相辉映，市中心几个大商场还没有关门，里面灯火辉煌，不时飘出时下流行音乐。咖啡店、茶座则显得安静温馨，隐隐透出的暗淡光线流露出几分神秘和暧昧。

林诚闷闷不乐沿着人行道回去，迎面走来三三两两的年轻人，兴奋地谈论着什么，一对对情侣边散步边低声说话。这使他想起了季梅，唉，也许自己真不该卷入这件麻烦事。这样宁静祥和的晚上，和季梅看电视、聊天、逛街，不是挺有意思吗？

心里正想着，一辆黑色桑塔纳悄无声息地从后面上来，缓缓贴着人行道在林诚身后几步远处停下，戴墨镜的司机掏出手枪，从车窗伸出去对准林诚的后背。

林诚虽然没看到后面有车，但多年养成的敏锐感觉和对危险的直觉让他感到后面有问题。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必定回头看，却不知人在回头瞬间反应最为迟缓，也难以做出任何躲避动作。艰苦卓绝的训练在关键时候发挥作用，几乎是本能反应，他突然向里侧横跨一步，同时枪已出手，保险栓在一瞬间打开。

“砰！”子弹正好从他右侧胳膊边擦过，林诚在移动中不甘示弱反手一枪，将车子反光镜打得粉碎，匆忙冲路边行人人大叫：“快趴下！”

人行道上炸了锅，没有人根据他的指示用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原地趴下。人们像没头苍蝇一样东躲西藏，耳边充斥着女孩子们的尖叫声。往来的车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看到有人在大街上乱窜就拼命地按喇叭。一时间场面十分混乱。

林诚吃亏在身体来不及完全转过去，那样就能以舒服的姿势与墨镜杀手形成对射，他自信不会输给对方。但形势根本容不得他转身，因为他侧目时发现车后座上有支狙击步枪架在车窗上修正目标，这才是真正对自己构成威胁的。

混在人群中他蛇游般曲曲折折地跑出几步，一头拐进旁边一条小街里，身体刚转进去，“哒”一声清脆的声音，子弹打在拐角水泥墙